用易詳解

七

之書則得於有形之後蓋至虛者未有不託乎至實者以為之地也故天地未奠則乾坤安從生自天地一判而乾坤始定矣卑高未陳則貴賤安從辨卑高一陳而貴賤始位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而剛柔於是乎斷是動靜者剛柔之所因以託焉者也方以類聚物以羣而分善惡相形而吉凶於是乎生是方與物者吉凶之所因以寓焉者也在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有山川動植之形相盪相摩而變化於是

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豈非有無窮之用耶辭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文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盡是道矣

右此一章以天地之實體而明作易之原以易簡之至理而明用易之妙學者當深味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既分則天地人各一太極也以六爻論之初與二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六為天六爻之中變動不居而三極之道存焉是又象之互為者也是故君子之學易也必先觀其貴賤大小之序故能知其分而居之則安又當觀其所繫之辭故能窮其理而玩之則樂是以平居無事則觀象玩辭而深得其意動而有為則觀變玩占而不失其時動靜與天地相參而易與我為一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夫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子思所謂脩道之教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即易所謂成之者性也夫子思之言自道而至於教有脩為之序易繫之言自善而復於性有反本之理性命之論於斯盡之矣

此章言易之大有以彌綸天地之道聖人得之以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衆人得之而為仁知之異

視萬物如芻狗而無憂聖人不免於有心故以天下為心而不能無憂及天地聖人蓋理一而分殊者也天地無德業之可求聖人之所謂盛德大業即天地之顯仁藏用者也故盛業而謂之富有則充塞天地而不為大是顯諸仁也德而謂之日新則綿亘古今而不為久是藏諸用也天地顯仁藏用而無顯之藏之心聖人盛德大業而有富有日新之迹是天地與聖人同其德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則聖人之所以有

憂患者其亦應世之際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顯也藏也非特天地聖人為然而大易之妙亦莫不然也故生生之謂易言其生生相續而無有終窮之謂也易有生生不窮之縕故在乾則知大始而有以成其象在坤則作成物而有以效其法乾坤成列而象法昭著亦可謂顯矣然而極其數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其變以至於无窮則謂之事行乎陰陽而極于不可測則謂之神自曰占曰事曰神觀之則又隱矣既隱

而復顯然則易之為書豈不有以兼天地聖人之妙用也哉

此章言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大易致用而无迹皆顯仁藏用之意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道至廣至大无所不有自其遠者言之則不可止禦自其近者言之則既靜而且正自其圜於兩間者言之則小大備具蓋其道之廣大是以隨其所寓无往而不足也然易之道雖極於廣大而廣大之用莫極於乾坤今以二卦論之其所以為廣且大者是

豈可以限量求之哉故乾之為乾其靜也專而一其動也直而遂而至大之德於是乎生坤之為坤其靜也翕而受其動也闢而散而至廣之德於是乎顯蓋靜者其體也動者其用也體用兩全此至廣至大之所從出也然而乾謂之大坤謂之廣大則不可指名而廣則猶有所至此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所以為廣大之辨也夫乾坤之道无往而不有是以无往而不合故言其廣大即天地之所以為廣大也言其變通

即四時之所以為變通也言其陰陽則配乎日月之往來言其易簡則配乎中庸之至德无一不備故无一不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區區強求其合哉夫易之道可謂至焉者矣聖人之於易將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然易道廣大悉備將何從而取之苟一求合則不勝其勞惟法其大者而已矣法其大則其小者斯從之矣故廣大配天地是易之大焉者也而聖人則崇其知以效乎天卑其禮以法乎地蓋知

之用極乎高明而高明者天之道也禮之用極乎卑順而卑順者地之體也知崇則德崇禮卑則業廣是聖人之廣大即天地之廣大也聖人既能法天地之廣大則變通也陰陽也易簡也雖不區區然以求合而豈不在其中乎益知與禮成性之善者也一性之成道義之所從出誠能以知效天以禮法地而存其一性之自然則道義之用散於變通陰陽易簡者无一而不存矣故天地設位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

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此中孚九二之義也鶴鳴於幽陰之地非求有聞者也而聲之必聞以其自然之誠發越于外也鶴鳴于

此而子和於彼同然者應類然者合豈相期而然哉
君子脩諸已无求于人而好爵之靡不期而自至蓋
有以致之也夫言无隱而不彰行无徵而不著言行
之在人宜若甚微而善惡之判遽有從違之異發於
此而彼應發於近而遠應如戶樞之運弩機之釋動
則從之是豈可以其隱而不謹之乎故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古之人益有退脩於宮庭屋
漏之中而人自化服於四方萬里之遠者誠之不可

耳兩心一心耳或出或處之不同而其志則同或默、
或語之不同而其道則同以同心而為事則其利可
以斷金石之堅以同心而為言則其言有如芝蘭之
臭天下尚可得而間之乎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伊尹
之於湯高宗之於傅說成王之於周公先主之於孔
明是以誠同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有功而不以為德言其德則盛矣而其禮則恭是謙之所以為謙者也夫惟致恭若此是以位不期存而自存茲非君子之有終者哉周公身貴而愈恭其言有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未嘗以色驕人故吐哺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周公非好富貴者而勞謙乃爾此所以為盛德也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動其大丈夫當如此之嘆項羽觀之已有彼可取而代之之語然則无其德而有其位則雖千騎萬乘之富豈不適所以動姦雄之心也哉

此章論象之至賾爻之變動當擬議而求之而歷舉七爻以明其擬議之意

地以十成之言十則五不見故天五退藏而土无定位此大衍之數止于五十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數而大衍又減一者
鄭康成之說也有以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一
不用而用以之通者王弼之說也是數說者不可謂
無所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鑿如王弼之論是失之
泛也如京房之徒是失之鑿也惟其泛且鑿是以皆
非的然可信之說以吾考之大衍之數當以天地五
十有五之數求之而鄭氏則求其說而未得其要者
也夫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河圖自然之數也然天地五行惟以十為用故乾得九一成十坤得四六成十艮震合得三七成十巽兌合得二八成十坎獨得十共為五十而天五无偶寄於離為虛位而退藏於密五不為用而以十為用此大衍之數實出于天地之數而止于五十者也然而止用四十有九則虛其一而天一又不為用也夫乾无一坤无六一者乾之始六者坤之終故六爻初上无位大衍之數既虛其一以見天一之不用矣而

其揲也又掛其一掛其一併天五不用為六是又坤
无六之義也故其揲也止用四十八者天地之成數
也天數二十有五中虛其一以二十四為用地數三
十中虛其六亦以二十四為用二十四氣所以配二
十四數一歲之成焉者也天下之理有之以為利元
之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乾不用一坤不用
六止得四十八焉是一與六不用乃所以斡旋四十
八之為有用者也是故揲蓍之法分之為二以象兩

儀掛其一以象三才凡揲必以四數以象四時三揲而後再扐以象再閏各有自然之數非苟然也然其所以分陰陽之老少者亦豈無所取哉以四十九而掛一其存者四十八而已揲之以四是十有二揲而可周也左手餘四則右必餘四矣故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則右手餘三故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三而其所存者三十六以四數之則四九老陽之數也三多則

并其掛者為二十五而其所存者二十四以四數之則四六老陰之數也一多兩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七而所存者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四八少陰之數也一少兩多則并其掛者為二十一而所存者二十八以四數之則四七少陽之數也七八九六陰陽之數亦自然之理也然而獨以九與六為老者蓋取五行之生數言之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是又不離乎天地之數之妙也天數凡五地數亦五天數五奇一三五七

九為二十五地數五偶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合奇偶
之數為五十有五生成相配无有終窮而變化於是
乎成鬼神于是乎行矣陽爻所揲者得三十六四九
三十
六為老陽乾之策也合六爻則為二百一十六陰爻所揲
者得二十四四六二十
四為老陰坤之策也合六爻則為百四
十有四以二者相乘共得三百六十當一歲之日舉
其成數言之不言五日四分之一也合上下經二篇
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

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號物之數謂之萬亦舉其成數言之也故揲蓍之法四營而成易謂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也易變也四營而後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成一爻十八變而後成六爻也七八九六揲成八卦謂之小成自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皆可以類推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所謂至隱者道也而其所謂至顯者德與行也道雖隱

而能使之顯德行雖顯而能使之神是又著與卦之
妙也夫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然神以知來
則神者未嘗不顯知以藏往則知者未嘗不神夫如
是則可以酬酢天下之變可以祐助神化之功用易
而至此又豈獨卜筮之間而已哉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而其妙則
超出乎道德之表學者當深味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

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
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
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
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聖人用易以應世之學也夫天下有自然之物理
惟易有以開其端天下有無窮之事務惟易有以成
其變開物成務舉天下之大而覆冒之大易之道不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即十三卦制器是也亹亹猶言勉勉也蓋不已之義夫天地化育之功聖人應世之用其亦大矣而以蓍龜為之配蓍龜一物爾而與天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善言易者必得乎言外之意而後可以盡變通之說苟拘拘于象辭之間是徒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也故聖人以大有之上九明之蓋大有之上九曰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其吉而不言其所以致之由苟徒泥乎言辭之末則涬然而不可攷矣是以聖人推本而論之曰上九之所以吉者六五有以致之也六五之君履信思順而又能用賢是以獲天人之祐助而為上九之吉此蓋自其言外之意求之者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因言以成書而言不盡乎書託意以形言而意不盡乎言故言寓乎文辭之間而意常出乎文辭之表然則聖人之意豈真不可見者乎是故

夫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謂之道可也然舉是二者而推之天下之民則為事業謂之器亦可也故能變通則事業存乎中既有事業則未有不知變通者變通即易也事業即乾坤也而可兩之耶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此章論精粗一致顯微一理惟聖人為能體之

欽定四庫全書

用易詳解卷十五

宋 李杞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

一動之間吉居其三聖人所以前民
之用同其憂患之意也夫易之為書有體焉有用焉
分剛柔以立一卦之本是易之體也極變通以趣六
位之時是易之用也易之體一定而不易易之用萬
變而不窮且自其體而觀之則其道以貞為本貞者
理之常然者也故吉凶雖不同而以貞為勝蓋得其
貞則吉不得其貞則凶是以貞勝者也乾確然其健
而示人以易坤隤然其順而示人以簡天地之道无

通而无窮者也夫惟其有剛柔立本之體故不至于
泛濫而无主惟其有變通隨時之用故不至滯礙而
不通體以示其常用以明其變而易之道无餘蘊矣
自非聖人窮理之妙夫孰能知其所以然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聖人一也天地之生聖人之仁无異用也然論
天地之德不過曰生而已而聖人則既有所謂位又

理已具特未有以發其端爾故在天有自然之象在
地有自然之文在地有自然之文在地有自然之
宜在物與我有自然之理伏羲特觀而取之而八卦
於是乎作是豈有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哉故伏羲未
作之前易理初无虧減伏羲既作之後易理亦无增
益惟其能先天下之所未見而開其端此後世謂八
卦為伏羲之所作而不知其本无作也蓋天地間自
有八卦之理伏羲獨能因而模寫之爾而說者乃謂

伏羲作八卦則自重之為六十四卦而不知八卦之
作在伏羲以為贅矣而況肯自重之乎後世徒見神
農耒耜之利蓋取諸益遂謂六十四卦在伏羲之時
已有之而不知所以取諸益者非取其卦也取其理
也八卦未畫而八卦之理已具六十四卦未重而六
十四卦之理已具乎其中是豈必待畫之而後顯重
之而後著也耶學者觀其理之自然則知聖人之作
易无所用其私矣

利天下蓋取諸此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離下兌離有兵革之象弧矢亦兵器也天下乖離而弗合然後威以服之故其卦亦有張弧說弧之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以壯大爲貴故上棟下宇有取于大壯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无以示威

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也坎也艮也皆一陽而二陰是陽卦也巽也離也兌也皆一陰而二陽是陰卦也陽卦二陰相耦而一陽獨奇陰卦二陽相耦而一陰亦自為耦奇耦之異德行之所以為不同也夫陽為君陰為民君以一而治民民以衆而奉君此天下之所以治也苟君多而民少則相陵而无以相統豈不為天下之亂乎故一

君二民為君子之道以其順也二君一民為小人之道以其逆也此所以貴陽而賤陰也

此章論陰陽奇耦之異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道學之序亦有自然之幾也夫真積力久則入精研其義以至於入神宜若屈矣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所致之用以安其身宜若信矣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而君子之學日益而不已矣雖然此特修為之序也夫學有二有人學有天學人學者窮理之事也天學者盡性之事也方學之未離乎人則精義利用容可以智力加意於其間自此已往而至於

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為用大矣已往者則彰之未來者則察之顯微之幽者闡之開而當其名辨其物正其言凡見之于斷辭之間者蓋无一不備也故其稱名雖小而其取象則甚大其旨意雖遠而其言辭則甚文而可觀其言雖委曲而各中其理其事雖放肆而實隱其義聖人之所以為是變化周流不拘于一者蓋因其

也困雖身窮而道益亨井雖不改而利无窮巽能稱物之宜而悔其用此又申明九卦之義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行以同人為貴故履以和行禮以自畢為本故謙以制禮復以反本故自知恒則日新故一德損以自損故遠害益以益人故興利困而能安故寡怨井隨物所求故辨義巽以順而能入故行權上言九卦之德

此又言九卦之用也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聖人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不可須臾離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以其道也非以其書也蓋易之道雖妙乎不一而實歸于至一不一

所謂廣大悉備者盡在是矣然則易之為書自三畫而為六畫自六畫而為吉凶悔吝之變豈非自微而至著皆自然之理耶

此章論易兼三才之道故廣大如此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為明夷

下得是理而有以自足人皆知著數卦爻為卜筮之用而不知乃所以為道德性命之本也是故著數卦爻以實用道德性命以虛用因其實以致其虛即其虛而運其實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仁矣哉

此章論聖人作易以示天下性命之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性命之理未有外乎陰陽者也曰陰陽曰柔剛曰仁義三者之于道天地人各隨其所得而其為性命則一而已矣故天之道未嘗无柔剛而以陰陽為主地之道未嘗无陰陽而以柔剛為主人之道亦未嘗无陰陽柔剛也而必專言仁義蓋柔剛者陰陽之德而仁義者柔剛之用也是三者同出而異名謂之性命之理

其實一也方聖人作易之初不過三畫而已三畫者天地人之生數也然雖有生數而未足以成卦故必重而兩之六畫具而後一卦之體始成五六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是三才之成數至此而後備也六爻既備于是分陰分陽或以陰而用剛或以陽而用柔錯綜于六位之間而後燦然之文始著然則聖人之作易亦豈外於陰陽哉是故自性命之理觀之則陰陽之體可以兼三才之道自聖人之作易觀之則

陰陽之用可以通六爻之變

此章始終備言之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邵氏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先天之數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

生物之功亦大矣而乾不過為之主宰以君之而已
坤不過退藏其用而已蓋乾坤以无為為用者也六
子者以有為為用者也

此章論先天八卦之用其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之神也邵氏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
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

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震為偶以應四正之位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卦也萬物之

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釋前八卦之義也正位稱其方四維言其位然震之東離之南坎之北皆稱方而兌獨曰正秋何也艮言東北巽言東南乾言西北而坤獨曰地又何也言兌之秋所以見四方之皆係乎四時言坤之地所以見坤之大而形乾之為天也坎與兌加正字者亦以見兌與離之无非正也此互言之也兌與艮加言字

者兌為毀折疑其不說故言其說艮止萬物疑其不
能成故言其成此異而言之也帝自震出萬物皆起
于震至巽而畢達有齊一之功至于離明之地萬物
皆相見雖聖人亦取乎此以嚮明而治蓋萬物之盛
莫盛于此時者也萬物之盛必有以養之故致役乎
坤而物皆得其養焉物得其養則說故說言乎兌兌
得正秋而萬寶成此所以說也兌既說矣然而戰乎
乾何也乾居亥亥坤之位也坤之上六復而為乾之

為功乾坤退藏則神以藏用為密夫神本不可言也而至于有言者亦不過即其妙于萬物者而强名之爾故乾坤退居于不用之地而以六子為用是神之所以為難名者也蓋鼓舞萬物者莫若雷撓動萬物者莫若風雷風可見而乾坤之妙則不可見也燥萬物以火潤萬物以水水火可知而乾坤之妙則不可知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說之成之者可名而乾坤之妙則不可得而名也以其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交也乾坤雖為父母然而不交則六子无自而生故乾之初爻一交于坤而為震坤之初爻一交于乾而為巽乾之二爻再交于坤而為坎坤之二爻再交于乾而為離乾之三爻三交于坤而為艮坤之三爻三交于乾而為兌六子生蓋自然之理以氣相

應者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斯之謂乎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為天言其體也為圜言其形也為君為父言其尊也為玉為金言其剛也為寒為冰言其性也為大赤言其色也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言其行也為木果言其實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
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者艮之體而徑路則山徑之蹊也小石者山之石
也門闕止之象而果蓏之實則陽在上也餘皆未詳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
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所以說物而少女則其本體也巫所以求說於鬼
神而口舌所以求說于人也性柔則易以毀折而附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
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
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
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
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也哉伊川謂韓氏之言不合乎道其知之矣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他卦非无剛柔而獨稱乾坤者剛柔之極焉者也相

親則樂相戰則憂以我臨物曰與以物觀我曰求然

二卦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

見險而不進故磐桓利貞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其始雖雜其終必著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自泰來盛極而始衰以其損下也益自否來衰極而始盛以其益下也或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始

大畜時也

天下之至難畜者莫若乾而有以畜之者適其時也

无妄災也

災自外至故无妄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往為進來為退升而不已往而不反也

謙輕而豫怠也

謙則自處也輕豫則其為志也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无色者衆色之所聚也故曰白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